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重庆市作家协会 / 编

散文
报告文学
评论
翻译卷

新时期重庆文艺 名家名作选

XINSHIQI CHONGQING
WENYI MINGJIA MINGZUO XUAN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重庆市作家协会 / 编

散文
报告文学
评论
翻译卷

新时期重庆文艺 名家名作选

XINSHIQI CHONGQING
WENYI MINGJIA MINGZUO XU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重庆文艺名家名作选·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翻译卷 /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重庆市作家协会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229-07822-5

I. ①新… II. ①中… ②重… ③重… ①文艺—作品
综合集—重庆市—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③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④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18.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4911 号

新时期重庆文艺名家名作选·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翻译卷

XINSHIQICHONGQINGWENYIMINGJIAMINGZUOXUAN-SANWEN,BAOGAOWENXUE,PINGLUN,FANYIJUAN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重庆市作家协会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曾海龙 刘向东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 杨 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24.25 字数: 315 千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7822-5

定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纂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全面系统地宣传改革开放以来重庆文艺界涌现出的名家名作,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作家协会组织编写了《新时期重庆文艺名家名作选》丛书,旨在展示新时期以来重庆文艺界在出作品、出人才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激发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创造热情和创作活力,为“科学发展、富民兴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新时期重庆文艺名家名作选》丛书按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电影、电视、民间文艺、文艺评论分门别类编排,每个文艺门类则以姓氏笔画为序,收录了新时期以来重庆文艺家的创作简介和代表作品。对于创作简介,力争客观公正、全面翔实;对于代表作品,力求代表性和完整性;对于篇幅较长的作品,则采取节选的形式进行展示。窥斑见豹,见微知著。本套丛书的推出,既为文艺家和文艺作品提供了宣传推介的载体和平台,也为外界了解新时期以来重庆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进程提供了渠道和窗口。

目 录

(按姓氏笔画排序)

散 文

- 邓高如/ 邓老太爷(节选) / 003
邢秀玲/ 草原往事 / 014
刘 阳/ 我的 1979 / 023
刘德奉/ 孤独者贝 / 034
吴景娅/ 江山误美人 / 038
吴佳骏/ 谁为失去故土的人安魂 / 048
张 于/ 出走的衣冠庙 / 056
阿 多/ 品读小南海(节选) / 068
耕 夫/ 记忆的风渐飘渐远 / 081
傅德岷/ 永存的思念 / 087

报告文学

- 邓 毅/ 祭龙 / 095
许大立/ 科学大家王正国 / 109
李显福/ 女子推销, 一个神奇的世界(节选) / 126
邹越滨/ 赌场怪客 / 137
林亚光/ 玛丽·若瑟的选择(节选) / 153
岳非丘/ 只有一条长江 / 169
黄济人/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节选) / 178

评 论

- 王 林 / 当代绘画的观念性问题 / 195
王本朝 / 修辞还是判断? / 211
吕 进 / 论“新来者” / 219
李敬敏 / 论艺术形象应是物象与意象的统一 / 236
苏鸿昌 / 论《红楼梦》中的“色”“空”观念的美学意义 / 249
周晓风 / 新诗与旧诗 / 269
胡 度 / 振兴川剧与推陈出新 / 279
敖 忠 / 毛泽东诗学管窥 / 293
殷 白 / 题材选择作家 / 303
曹廷华 / “文艺从属于政治”是不科学的命题 / 313
曹 建 / 书法发展与国家文化战略 / 323
彭斯远 / 叶圣陶童话初探 / 328
蒋登科 / 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应 / 339

翻 译

- 刁承俊 译 / 狗年月(节选) / 355
孙法理 译 / 雨山行 / 365
邹 绛 译 / 游唱诗人(外二首) / 372
董继平 译 / 散文诗五章 / 376

散
文



邓高如



邓高如（1951— ），重庆作家协会副主席。1969年参军，历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军区《战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四川大学新闻系客座教授，重庆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

代表作：随笔散文集《半轮秋》、《中国人的情态》、《回眸》，长篇历史纪实文学《横断山梦》、《天变川康》、《秘密使命》，系列散文《邓老太爷》，短篇小说《探子屠生》等。

主要获奖作品：报告文学《中越边境大排雷》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系列散文《邓老太爷的文化观》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二等奖、四川省优秀散文创作一等奖，散文《娘在唤我》获四川省优秀散文创作一等奖。杂文《儿子要过圣诞节》入选全国职业高中《语文》第二册教材。

邓老太爷

(节选)

邓老太爷,川北一农夫,文盲,70余岁。假如在赵树理笔下,他会比李有才生动有趣得多。他不识字而晓古博今,不做官而懂官场之道,尤其是经历了旧社会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如今又迈入改革开放阶段,可谓见多识广矣!他的思想脉搏,与时代步伐既有同频共振之处,又有“早搏缓跳”之时,因而会时不时地撞击出几朵耀眼的火花。中国几亿中老年农民中,多可找到他的影子。

我写他,是儿子写老子。轻一句,重一句,多一句,少一句,完全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不必担心遭来笔墨官司。

好了,言归正传。

邓老太爷的文化观

我自入伍后,父亲在家乡便“升格”为邓老太爷。邓老太爷虽是文盲,但也有他的文化观,如同某人不是共产党员,依然有他的党性原则一样。但这文化观是否入时,是否先进,我就不敢担保了。

我入伍第一年,父亲常请人代笔写信,询问我在部队干啥。按当时的纪律规定,战士的分工是不能告诉家人的。每次回信,我也就含糊其词。父亲大概有些着急了,便找乡亲们猜测。有人说:“他不愿说出来,恐怕干的是粗笨活。喂猪、做饭跑不了。”父亲又来信,单刀直入,说就是干这些活儿也不丢人,总该给家里说个明白,让一家人好放心。

指导员看了来信,特批我告诉父亲:“儿在部队代理文书。”因为文书是班长级,我资历不够,未成班长,只能代理。

父亲请人读过信后,沉默半晌不语。随后说道:“文书,我当农会主

席时就有人干过这一职——做文案的，当不大！”

“文案”这话，青年人中听得很少，便视为稀奇，到处传扬。久而久之，十村八里都知道邓家公子在部队“做文案”，褒贬不一。

话传到父亲耳朵里，他脸上就有说不出的神色。若平时相处好的人讲讲，他应付一下过去；若有成见的人讲出，他就会嗔声反驳道：“做文案有什么不好！早年子，那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不就是做文案的。”村里人听他这么一说，从此再不敢当他面讲我在部队做文案了。

人就是这样，愈缺什么，愈珍惜什么。文盲的父亲，对文化人历来敬重，我是从小就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体察到了的，假如有什么学校的老师，哪儿的党委书记到我家吃过一顿饭，他要到处讲好久。后来我找对象，他脱口就问：“那准是老师？啥学校毕业的？”为什么对我“做文案”又不以为然呢？多少年后，我从另一件事中找到了答案。

我是独生儿子，提干留部队后，便有一层隐忧：父母亲年龄大了谁照料？那年探家时谈起这事，父亲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今后就看你的孝心了。”我说：“你二老干脆随军算了，我也够这个级别。”父亲说：“现在还能干活，到部队干啥？”我说：“早替你们想过，要么在家里享清福，要么干点临活。”“干啥临活？”“父亲可以为食堂烧烧锅炉，或者守大门，母亲可以在大院当清洁工之类。”

我话还没说完，他脸色就变了：“亏你说得出口，我会去干那种活路。”我以为他嫌累，赶紧解释：“这活很轻松，收入也不低，没有关系还轮不上哩。”他一甩袖子说：“农民就是种田的，我不到城里去！”

母亲急忙出来打圆场，事情才算过去。事后母亲说：“他当了一辈子农民，编筐筐、卖鸡儿之类的事从不干。有人喊他摆个摊子在市场上卖货，营业证都办了，他也不干，说那些事都不正经，不正统。还说，农民不种好田，高如们在部队去吃啥？我孙子们的老师在城里又哪个供？”

原来，父亲处处求的是一个正经、正统，固守的是一个本位。儿子当兵，就该操枪弄炮练武艺，做文案，就偏了；老子当农民，就是耕田刨地种

庄稼,进城烧锅炉,看大门,那就丢了本色。

乡下的父母,儿子如此推断,可谓准么?

儿子的文案做了几年,便有文章见诸报端。家乡人总认为,只要你的文案做到能登报出书,那就算有出息了。在他们眼里,除了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县长、省长,团长、师长外,就算教师、作家或者能写文章流传的人有学问了。我的消息、通讯,散文、杂文见报后,父母自然不知其体裁的区别,更不知记者与被报道领导人的关系,总之是把“邓高如”与“杨汝岱”、“万海峰”等同看待了。家里偶然来信,又会问,为什么报纸、广播上经常有你出来,电视里又很少看到你呢?我若做解释,要费很多笔墨,况且又冷了他们的心,于是就只好说:“级别还不够。”据说,父亲每每于此就显出失望的神色。

但儿子是有学问的人,现在又在部队机关做正经的文案,在他脑子里已是根深蒂固了。

越是文化人越不太爱写信,这大约是部分文人的习惯,加之父母亲是文盲,每封信都要请人读,这就使我给家里人写信更加稀少了,但是每年两三封信是必不可少的。越是少越稀罕,每封信寄到家里,邮递员在田坎边上就喊:“邓老太爷,儿子来信了!”邮递员读,随后请左邻右舍的学生娃娃读。全村传完一遍后,最后还得请村里最有学问的人读。读着读着,困难出现了,每页信上,都有几个他们认不得的字。父亲就说:“猜嘛!”读信人猜着往下读。读了一段,父母发现前言不搭后语,便知猜错了,又叫更多的人猜;更多的人还是猜不出来,父亲就显出很得意的神色道:“我们高如写的字,硬是‘麻’(难住之意)倒很多人。他学问深哩!”使用赶场天,把信揣到区里去,找一些中学老师猜,如若再猜不出来,他积极性就更高了。据说,他还托人找区委书记、区长猜过。

一封信算是传看烂了,他才让人把这几个字模仿下来,写在下封信里,让我说出正确答案。我也就顺便回信谈一些其他事情,并回答这都是些什么字。我的信寄到家里,他请人读后又会说:“还是我们高如的书

读得深,那几个字他不说出来,周围的人哪个认得!”

这些细枝末节,我当时当然不知道,只是觉得今后写信字迹一定要清楚一些,不可给家里人添那么多麻烦。

又隔几年,我探亲回家,父亲看我一身戎装,很是威武精神,便很喜欢陪我四处走走。到谁家,只要墙上挂有字画,他都要驻足让我认一认,最好读出声来。那天,他带我到一远房亲戚家里喝喜酒,新房里挂有一幅字,一派蛇舞狂草,张旭笔风。主人见我到来,很高兴,非要我读读不可,说这是外乡一位民办教师送来的,已经“麻”倒许多人。父亲脸上一派喜色,像喝过了烧酒,胸有成竹地说:“这几个字,高如恐怕认得。”随后,以命令的口气要我给大家朗读一遍。我不是研究书法的,从上学开始学的又是简化字,一遇到这类古体狂草,若条幅上词句背得,还能读下来,若这词句生疏,有些字就认不得了。此时的这一幅,正是我尚未读过的生疏句子。其中头一句的“柳岸沙明对夕晖”的“柳岸”两字,就卡了壳。因为这“柳”字正用的繁写大草,“岸”字把上下结构变成了左右结构,我顿时懵了,辨认半天也开不了口。

父亲急了。脸色由红而青,由青而白。周围的人也很为难,我急忙打开尴尬局面说:“这是草体书法,一种艺术品,不是研究这门学问的,有些字就认不出来。”

父亲并未听我讲完,一甩袖子走了。回到家里,他半日不语,直到晚上喝过几杯酒后才说:“亏你还是做文案的官员,那几个字都认不出来,当着那么多人出我的丑,你还不如那个民办教师啦?”随后,他又自责地说:“都怪那场‘文化大革命’,学校停了课。你初中还没读完就当兵了,书还是读浅了。没有把你供出来!”

母亲不以为然,立即反驳:“啥话不能说得那么绝!前几年高如写的信,又有多少人认得完,那个民办教师说不定还是要被‘麻’倒。我们高如的学问,在全公社都是有名的,你还要他怎么啦!”

父亲不说话了,我问母亲写信怎么回事,母亲说:“他还想把信拿到

县上去找杨书记认呢!”接着,讲了他到处找人认信辨字的详细过程。我这才回悟过来,说:“那信有些字迹太潦草。认不得,不等于学问不高。以后千万不要到处找人认信了。那会让人笑话的。”

父亲听我这么一解释,急忙打断话头说:“上午那几个字你认不得,是不是太潦草了呢?”为了安慰他,我只好说,就是因为太草了。父亲脸上才有了喜色。

两件事联系起来一思索,我又看到父亲对儿子的希望是“博学”。

我学跳舞是随潮流而动的,主要是接待客人多了,一些交际场合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初,我带一批记者到南充采访,主人举办了舞会。我是带队人,自然不好意思走开,只好陪陪。

南充市离我老家不远,公务完成后,便回家一趟,看望父母。

从进屋开始,我就暗暗感到父亲的情绪不如我过去回来时热情,几次用审视的目光盯着我,但又不开口。

家乡的规矩,晚餐一定要喝酒。几杯烧酒落肚后,父亲发话了:“高如,你们解放军在兵营还要‘比武’啊?”

我答:“解放军是要比武嘛!”

“那‘比武’有啥好处呢?”

“提高武艺,奖励先进呗!”

“那都奖励得呀?”

“怎么不能奖励?”

“搂着个姑娘‘比’。还要奖励呀!”

我这才听明白了,他说的“比武”,就是城里人说的“跳舞”。那天在南充跳舞时,是有家乡来了熟人,找我办事。从舞池里把我叫了出来。一定是他们告诉了父亲。

我忙说:“老人家,那不叫比舞,那叫跳舞!”

父亲说:“不管比舞、跳舞,都要搂着个女子对不对?那你媳妇高兴不高兴?周围人说不说闲话?”

我顿时语塞,想把话题移开,但他还是紧追不放:“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要是染上了女人,就不是好事。”

我一听他说“染上”,就有些窝火。但怕再惹他生气,连忙解释说,城里人跳舞,就跟男女握手一样,是高雅活动,流行得很,并且部队也很少跳,要跳,也有许多规定。

邓老太爷这才停止了教育,收尾时又重重地说了一句:“曹操背时(倒霉之意)怪蒋干,董卓背时怪貂蝉。懂不懂?”

我懂,这话是劝人远女色。家乡妇孺皆知,况且孔子在两千多年前说过同样的意思:“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如此圣贤语录,我这做文案的岂能不懂?

邓老太爷今已70有余,至今还住在偏僻的乡村。他身体硬朗,脸色红润。家乡凡有人来成都就说:“邓老太爷精神好呢!每年插秧打谷、挑粪犁田都少不了他。他说家里啥都不缺,只是让你在部队把文案做好,经常给他写信,字要正楷!”

邓老太爷的价值观

夜已深了,但邓老太爷的文稿还搁在心上。今天乡下的小妹来信说:“你们部队现正在开展人生观、价值观大讨论。你若把老爸的价值观写写,说不定更有意思。”

小妹,这建议超好。现在,我就接着来写他老太爷的“价值观”吧!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都还小,农村生活很困难,但这绝不影响暑假的夜晚,我们围坐在父亲身边乘凉。那天夜里,蛙声鼓噪不止,残月时隐时现,父亲也不时唉声叹气。大约为了宽慰父亲,你给他讲董存瑞炸碉堡的故事,讲黄继光堵枪眼的故事,随后讲起了雷锋冒雨送大娘回家的故事。

平心而论,你讲得很动情,可是父亲却听得不耐烦了,莫名其妙地提出几个问题:“那雷锋吃饱没有?”我赶忙出来打圆场:“雷锋是解放军,恐

怕吃饱了。”父亲又问：“那雷锋穿上没有？”“解放军穿军装，以旧换新，咋个会没有穿上呢？”

“这就对啦！吃饱了，穿好了，送个老婆婆回家，算个啥？！”

小妹，你顿时急了。你可能以为故事讲得不好而自尊心受到伤害，或许觉得父亲的思想太落后，与学校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道理完全不一样。总之，你是扭过头去流开了眼泪。

现在，我也记不清你当时是怎样收场的，但父亲的几个排山倒海式的反问却时时响在我心中，而且意想不到地发挥着“歪打正着”的作用：小妹，你时装穿在身，我戎装穿在身；咱们家境已近小康，吃穿用度不愁。以父亲的论断推断，我们不把工作干好还算个啥？！不为共产党办好事情还算人？！我知道，你在家乡把责任田种得很好，年年超交爱国粮；我在部队也是恪尽职守，唯恐事业无成。这些动力源，难道就没有父亲那种朴素的报恩思想，或者农民式的传统价值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在我们身上发挥着某些作用吗？

小妹，你信中说，家乡几乎告别了烧煤的历史。燃料由过去单一的用煤发展到今天用沼气，用电烧炉，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呀！

你不知道1958年那场“大炼钢铁”有多凶！树木竹林全被砍尽烧光，家乡的山山岭岭完全成了“和尚的脑壳——没得发”了。到1962、1963年伙食团解散、包产到户后，社员们的生活虽有所好转，可一日三餐的燃料困难重重，又是“没得法”了。

此时吃饱了的父亲，情绪比过去好得多。他响应公社的号召，自告奋勇带一个突击小组去广安挖煤。小妹，据说那里可真是煤的海洋。只要你像刨红薯洞那样挖地三尺后，就可挖出煤炭来。况且这煤质又好，发火旺，烟气小，燃烧后灰成白色。社员们常常要用一碗米才能换回5碗煤，其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父亲带领的突击小组到达广元安营扎寨后，挖煤就像刨金子一样卖劲。一段时间后，他似乎想起应该给文盲的妻子写封信，介绍这里的情

况,让她宽心。何况他出门机会很少,给爱妻异地通信还是头一遭呢!自然有情趣。

小妹,这天晚上,就是在一盏煤油灯下,一伙小青年围着父亲,看文盲的丈夫如何给文盲的妻子写信。父亲几次要轰走他们,但他们就是不走。父亲也就端开架子拖长声音叫道:“书童!笔墨纸砚侍候——”

这是他看戏时学来的台词。

一贴己青年立即将一张草纸铺在了他的面前,一支大拇指粗的老式黑杆钢笔摆在了草纸上。

父亲又道:“书童,老爷今天手懒得很,就由你捉刀代笔了!”

小青年们一阵大笑,可父亲并不在乎。他继续学着戏剧台词的韵味,口述起了信的内容:

“吾妻——见字如面哩——”青年们竖起了耳朵,急盼听下文。小妹,他的下文太精彩不过了:

“妻在家中不用愁,夫在广安煤矿头。”

“注意,这‘夫’是丈夫的‘夫’,不是‘夫’人的‘夫’哈。”

小青年们笑开了,忙说:“两个‘夫’都一样,就跟你两口子都是文盲一样。”

“一样就好。”父亲又接着口述信文:

“白天吃的斤半米,

晚上睡在猪圈头。”

小青年们顿时哄堂大笑起来。因为大批民工到达工地后,吃饭自带粮食还好办些,住宿却成了大问题,只好住牛棚、煤坑或者老乡的房檐下。这两句顺口溜准确地描述了这一境况。

父亲接着口述:

“昨天挖煤八百八(斤),

今天挖煤九百九。

只要社员煤够烧,